

乾隆游江南

第一回 北京城贤臣监国 瑞龙镇周郎遇主

话说自李闯乱了大明天下，太祖顺治皇帝带兵过江定鼎以来，改国号曰“大清”，建都仍在北京，用满汉蒙古八旗兵丁，由北至南，打成统一天下。开基创业以来，九十余年，传至第四代，仁圣天子真个文可安邦，武能定国；胸罗锦绣，腹满珠玑；上晓天文，下知地理；三坟五典，无所不通；诸子百家，无所不读；兵书战策，十分精通；十八般武艺，件件皆能。是时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，八方进贡，万国来朝。真所谓马放南山，兵归武库，偃武修文，坐享升平之福。此所以有诗为证：

天地生成大圣人，文才武艺重当今。

帝皇少见称才子，独下江南四海闻。

却说一日五更三点圣驾早朝，只见左边龙凤鼓响，右边景阳钟鸣，内侍太监前呼，宫娥翠女后拥，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排，圣天子驾到金鸾宝殿，升坐龙床之上。王公大臣，诸侯贝勒，四相六部九卿，翰詹科道及内外大小臣工，山呼万岁，朝见君皇。圣上传旨，即赐卿等平身，随开金口说道：“朕今仰承列祖列宗基业，藉你大小臣工之力，上天眷佑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坐享太平，实乃万民之福。昨日偶然想得一对，汝等众卿为朕对来，重重有赏。”众大臣齐声答道：“陛下有何妙对，求御笔书下，赐与臣等一观。”

圣上闻言，即命内侍拜上文房四宝，浓磨香墨，慢拂金笺，御笔写出上联云：

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

写毕，赐与众臣观看。诸大臣见了此对，各人面面相觑，均如泥塑木雕一般，并无一人可以对得。圣天子在龙案之上，见了这个光景，龙颜不乐，大有怫然之色。

斯时有一大臣上前启奏，圣上一看，乃是文华殿大学士陈宏谋，随即问道：“卿家可能对得此联否？”陈宏谋奏道：“老臣才学浅陋，何能对得此对？老臣有一门生，是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，现是新科举子，来京会试的，姓冯名诚修，此人才高学广，必能对得此联，望陛下准臣所奏，宣召冯诚修到来，定然对得。”天子闻言问道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陈宏谋道：“现在臣家。”圣上即着黄门官：“传朕口诏，前往陈宏谋府内，立召冯诚修前来见朕。”

黄门官领了圣旨，直到陈府，开读已毕，冯诚修望阙叩头，谢了圣恩，随了黄门官直入午朝门。黄门官带领引见，俯伏金阶，三呼万岁、万万岁。朝见已毕，圣天子即开金口，御赐平身，问之曰：“闻卿广学多才，特宣卿对来，重重有赏。”冯诚修奏道：“小臣岭南下士，学识庸愚，廖承陈老师保奏，诚恐对得未工，有辱君命，其罪非小。望陛下恕臣之罪，赐臣一观。”天子闻言，御手在龙案上取了上联，交与内侍，赐与冯诚修观看。随着内臣另赐文房四宝一副，犹如殿试一样，慢慢对来。冯诚修接了那金笺，展开一看，略不思索，举笔一挥而就。殿前官接了，晋呈御览。圣天子龙目一看，写得龙蛇飞舞，十分端楷。对云：

龙王夜宴月烛星灯山肴海酒地为盆

天子看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极口赞道：“卿才压中华，深为可喜。”又将龙目一看，只见冯诚修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材，出口成文，如此敏捷。圣心大悦，即着御前供奉官在金殿之上，赏赐御酒三杯，金花彩红护送回陈宏谋相府，俟会试之后，另行升赏。冯诚修叩头谢过圣恩，得意洋洋，回归陈府，不在话下。

且表圣天子赏了冯诚修后，随问各大臣：“孤家意欲前下江南游玩一番，卿等众臣有何人能保朕躬前往？”连问三次，并无一人敢应。圣天子不觉大怒，说道：“寡人不用你等保驾，独自一人前往，又有何妨？”随即传旨卷帘退班。各官退出，圣驾转到人和殿，御笔写下金旨一道，交与掌宫太监荣禄回谕道：“朕前往江南游山玩景，久则十年，少则五载，自然回来。汝明日早上可将此旨意交与大学士陈宏谋、刘墉等开读便了。”说完，装作客商模样，出后宰门去了不提。

再说次日五更三点，各官齐集朝堂，不见圣驾设朝，只见掌宫太监荣禄，将昨日圣上留下圣旨一道交与大学士陈宏谋、刘墉等观看，二人在龙书案上展开同读，只见诏书上写着：

朕离燕地，驾幸江南，迟则十年，早则五载。

江山大事，着陈宏谋协同刘墉秉公料理，各大臣见陈宏谋即如见孤皇耳。钦此。

圣旨读完，各大臣均皆不乐。各自退朝，回府而去，这且慢表。

单讲圣天子出了后宰门，扮作客商模样，慢步行来，不觉到了瑞龙镇。只见六街三市，热闹非常，迎面一座酒楼，

十分高敞，招牌写着：绮南楼土商行台；又一招牌上写道：满汉酒席，京苏大菜。天子看了，展开大步，直上楼中坐下。店小二上前陪着笑脸问道：“客官是用酒饭，还是请客？”天子道：“并非请客。你店中如有上等酒菜，尽行取来便了。”小二闻言，忙将上好酒菜一席，弄得齐齐整整，摆列桌上，请客宽用，随站一旁伺候斟酒。圣天子一面用酒，一面问道：“你这瑞龙镇，倒还热闹。”小二道：“敝处是京师通衢大路，原也热闹过，近因迎神赛会，所以更加人多。客不妨明日到此一游。”天子点头道好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用了早膳，即将包裹寄在店中，信步前行。只见街市之上，人如蚁密，各店坊中百货充盈，倒还公平交易。天子见此太平景象，心中十分欢喜。行了半天，腹中饥渴，望见前面有座酒楼，名曰“聚升楼”，砌得十分华美。远望三层酒楼，高有数丈。楼上吹弹歌舞，极其繁华，门外金字招牌写着：包办南北满汉酒席，各色炒卖俱全。进得门来，一望酒堂之上，座无虚设，饮酒人极多。再上一层楼，客虽略少，陈设比下边更胜。直至三层楼上，摆设着无数名人字画古董，甚为清静雅致，只是客座之中并无饮酒之人。天子拣了一个最好客座坐下，酒保跟着上来，站在一旁道：“请客官将酒牌点了菜名，小的照办便是。”天子说道：“你店有甚么上好酒菜，只管搬来便了。”酒保闻言，随即荤素酒肴尽行送来。天子开怀畅饮，遥望楼下会景，赛得十分热闹，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开。圣心大悦，直饮至申牌时分，会景散场，看的人也散了。是时天子饮得酩酊大醉，方才慢慢一步步下楼。酒保在楼上将酒数看了，连忙跟下楼来，即向柜上

说：“此位客官共用酒菜银八两六钱四分。”天子闻言将手去身上一摸，不觉呆了，岂知来时未带银包，只得连声说道：“来得匆匆，未曾带银，改日着人送来何如？”店家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这位说未带，那位又说没有携，饮了酒，吃了菜，若都如此说改日送来，小店还用开么！就有泰山这样大的本钱，也还不够。若是未有银子，请将衣服留下。”天子闻言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若不留衣服，便如何？”店家说：“若不留衣服，便不得出店门。你就是当今万岁，来吃了东西，也要还钱。如无钱，龙袍也要留下。”天子闻言大喝一声，犹如平空打了一个霹雳，起一脚，将柜面踢翻，望着店家一掌打去。这天子文武全才，力大无穷，店家如何当得住，早已打得各人东倒西歪。真是打得落花流水，酒堂人走的走了，散的散了。

正打得不能开解之际，忽然门外来了一个少年童子，生得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，一表人材，急忙上前拦住说道：“有话慢慢讲，千祈不可动气。”圣天子正在大怒之时，忽见此小童将他拦住，满面陪笑，再三劝解，有如此胆识，不觉圣心大悦，自然住手，随即问道：“你这小童，因何将我拦住，难道店家是你亲眷不成？你姓甚名谁，说与我知。”小童说道：“好汉说哪里话来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见有不平之事，断无袖手旁观之理。我非店家亲眷，不过偶然经过，见好汉如此生气，特自上来劝解，万望暂息雷霆之怒，把他不是之处对我说知，或是小事，请看薄面，客情一二。古云：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小子姓周，名曰青，本地人，舍下离此不远，请好汉过茅居一叙何如？”圣天子见他辞伶俐，举止安闲，问答清楚，心中喜悦，就将吃了

店家酒菜，身上未曾带银之事说了一遍：“他说若无银子，就是当今万岁爷，也要脱下龙袍。如此无礼！”小童闻言说道：“此乃小事，未知好汉欠他多少酒菜银子，待小子付他便了。”忙从身边取出银子一锭，约有十两纹银，付了酒钱。一手携着圣天子的手，说：“方才匆忙，未曾请教高姓大名。”圣天子答道：“姓高名天赐，北京城里人。”

问答之间，不觉已到日青家内，忙问日青：“你家内还有甚人？方才十两银子，恐你父母追究。”日青道：“父亲亡过，只有寡母。老伯请坐，容我进内禀知母亲，请出来相见。”随即进去，将上项事情详细禀知母亲。那黄氏夫人，见儿子小小年纪，有如此志气，交结世人，也自欢喜，即着青儿倒了一盅香茶出来，双手奉敬。圣天子接了茶，随着日青进去，说：“替我与你母亲请安。”黄氏夫人在屏风背后，回说：“不敢当。”一面用眼观看，见此高姓客人龙眉凤目，一表人材，心下暗思，必非常人。只见高姓客人问道：“令郎如此英俊，不知现年几岁，因何不与他读书，将来必有上进。”黄氏夫人答道：“小儿今年十五岁，也念过书，粗识几字，但恨他总是交结朋友，学习武艺，不肯用心读书，万望贵人指教他，就是小妇人之福了。”圣天子说道：“我有句不知进退的话，未审夫人可容纳否？你令郎有这样气概，他日必非居于人下。小可现在军机大学士刘墉门下，意欲将令郎认为螟蛉之子，将来谋个出身，不知尊意可否允从？”黄氏闻言，十分欢喜，连道：“若得贵人如此提拔，小妇人感激不尽。”忙叫青儿上前叩头，拜见契父。圣天子用手在九龙暖肚上，摘了一粒大珍珠，作为拜见之礼。日青谢后，送与母亲收好。黄氏说道：“贵人意欲何往，可否将小儿带

去？”圣天子道：“我今欲到南京一游，令郎愿往，不妨同去一走。”黄氏应允，即着家人办上酒肴。至申牌时分用完晚膳，日青背上包裹，拜辞母亲，随了契父出门，仍回绮南楼客寓，住了一宿。

明日起来，付了店钱，出了瑞龙镇，望着海边关一路而去。晓行夜宿，不觉来到海边关内。是日尚早，投了人和客店。小二打扫洁净地方，安顿包裹床铺，泡了一壶好茶，将洗面水两盆放下。圣天子一面洗去面上尘垢，一面问小二道：“此处可有什么好游耍地方否？”小二回说：“虽有几处，均属平常，只有海边关叶大人公子叶庆昌，在庆珍酒楼旁边砌了一座大花园，其园内砌座杏花楼，极其华美，为本地第一项好去处。叶公子每日在此楼游玩，不许闲人进去。客官如遇公子不在，进去一游，胜游别处多矣！但叶公子每日早晚，必在楼内饮酒，午后回府，现下已过午时，客官碰巧前往一游，回来用晚饭未迟。”圣天子随问：“店家姓甚名谁？与我们看着包裹，我去一游，就回来便了。”店家说：“小的姓周名洪，坐柜的是我妻舅，姓严名灵。小的郎舅在此多年，请客放心前去，早些回来便了。”圣天子随即带了日青出了店门，问店家这杏花楼从哪条路去。店家说道：“由此东边大街直行，转过左手，海边街上最高一座大楼就是。”周日青闻言，随即上前引着前往，正是从此一去，弄出弥天大事，有诗为证：

帝皇无事爱闲游，柳绿花红处处幽。

毕竟恶人有尽日，刹时父子一同休。

按下不表。

再表圣天子与周日青望着东边一路而来。转了弯，果见

近海旁大街上远远有一座高楼。走近楼下，四周砖墙围着，上有金字蓝底匾额：庆珍酒楼。生意极为热闹，来游的推挤不开，随即分开众人，与日青进了头门，看见两旁，时花盆景，摆列甚多。一望酒堂上，客位坐满，正欲上楼，只见酒保上前陪笑说道：“客官碰巧来得迟了，小店楼上楼下都已坐满，先来的客已无坐位，所以都站在门外，请客官改日再来赐顾。”圣天子闻言答道：“我们不吃酒，只要你引我到杏花楼上一游，我重重有赏。”酒保道：“虽然使得，只是叶公子申牌时要回来的。客官进去游玩不妨，第一件不要动他东西，第二务要申牌时以前出来，切勿迟延，误了时刻，被叶公子看见，累小人受责。”圣天子说道：“我都依你便了。”于是酒保在前引路，来到杏花楼院门口，遂将门开了。进得门来，一条甬道，都用云石砌得光滑不过，迎面一座小亭，横着一块漆地沙绿字匾额，写着“杏花春雨”四个字。转过亭后一带松荫，接连一座玲珑嵯峨假石山。上了山坡，来到山顶一望，一片汪洋活水，皆从四面假山石中曲折流聚于中。这杏花楼砌在塘中间，此山顶上有座飞桥，直接三层楼上，两旁均用小万字栏杆围护，高在半空中，极为凉爽。然此特为夏季进园之路，若冬天另有别条暖路，避去风雪，至楼内上层。此楼造得极其富丽，十分精巧。游廊上摆着各色定窑花盆，两边种的是素心兰花。进得楼来，四边屏风格子，俱用紫榆雕嵌，五色玻璃，时新花样。椅桌俱用紫檀雕花，云石镶嵌。各处挂着许多历代名人字画、古董、玩器，为大家内所无的。

圣天子畅游一番，游时三层楼上酒厅中摆着一桌十分齐整满汉酒筵，并未有人入席。随问酒保道：“你方才回说没

有空座头，酒菜都卖完了，因何又有这一席，难道是自己受用的不成？好生可恶！还不快取暖酒来，我就在这里开怀畅饮。食完了伺候得好，重重有赏。”酒保闻言，惊得面如土色，连忙说道：“此席酒是叶公子备下申刻到此用的，谁敢动他？未曾进来之先，已与客官说明，不要妄想。务望到各处游玩，早些出去为妙，不要闯出祸来，小的就万幸了。现今将近申牌时分，倘若再迟延，碰见公子，非但小的性命不能保全，连客官也有不便。”圣天子闻言大怒，喝声：“奴才胡说，难道你害怕叶庆昌，就不怕我么？等我给个厉害你看。”说着一手将酒保提起来，如提鸡一样，殊不费力，高高举起，望着窗外说道：“你若不依我，管叫你死在目前。”酒保大叫：“客官饶命，小人暖酒来就是。”圣天子冷笑了一声，轻轻将他放下，随道：“你只管放心搬酒菜上来，天大事情，有我担当。”酒保无奈，只得将叶府公子所备下的各种珍羞美味送上楼来，随即着人暗中报叶庆昌。

不表圣天子与周日青在杏花楼欢呼畅饮。再谈这叶庆昌公子，是海边关提督军门叶绍红之子，奸恶异常。倚着父亲威权，谋人田宅，占人妻女，包揽人命重案，刻剥百姓，鱼肉客商，甚于强盗，所以家内如此丰厚。叶绍红见他能做帮手，十分欢喜，言听计从，狼狈为奸，万民嗟怨。不知费尽多少银子，起造这座杏花楼。每日早晚，同一班心腹狐群狗党，到此欢叙，设计害人。不料，这日正在府中与手下人商议要事，忽见看守杏花楼的家丁，跑奔回来报道：“现有两人，硬进杏花楼，将公子预备的酒席，押着店家卖与他吃。酒保不依他，就要将酒保打死。已经在楼内畅饮，请公子快去。”公子一闻此言，暴跳如雷，即刻传齐府内一班家丁、

教头人等，约有一百余名，齐执各色军器，飞奔杏花楼而来。到了门首，公子吩咐各人，均在楼下前后门口分头把守，听候号令，叫拿就拿，叫杀就杀，不许放走一人，违者治罪，小心捉着这两人，重重有赏。随带了八名教头、两个门客，当先拥上楼来。

来到第三层楼酒厅之上，见座中一人，年约四旬以上光景，生得龙眉凤目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旁坐一少年童子，年约十三四岁，生得眉清目秀。酒保侍立一旁，满面愁容，十分怕惧。公子看了，上前大喝道：“何方村野匹夫，胆敢威逼酒保，强占本公子杏花楼，食我备下酒菜？问你想死还是想活，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难道你不闻公子的厉害？快把姓名报上，免我动手。”那酒保见了公子，急忙跪下磕头说道：“小的先曾再三不肯，无奈他恃强，如若不依他，几乎把小人打死。只求公子问他，宽恕小人之罪。”说完就在楼中地上叩响头，犹如捣蒜的一般。舂得桌上杯盘齐响。圣天子看了这般情景，不觉拍手哈哈大笑。不知说出什么言语，后来如何动手打死公子，叶绍红起兵擒捉，忽遭阴谴等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杏花楼奸党遭诛 海边关良臣保驾

诗曰：

为官岂可性贪脏，纵子胡行更不良。

此日满门皆斩首，至今留下恶名扬。

话说圣天子正与周日青干儿在此杏花楼上开怀畅饮，忽见楼下拥上一班如狼似虎之人；为首一人蛇头鼠眼，形容枯槁，声如破锣，身穿熟罗长衫，外罩绸缎马褂，足登绣履，口出不逊之言；酒保跪在他跟前，叩头不住，口称公子，知是叶绍红之子叶庆昌；听了他一派胡言，不觉呼呼冷笑，随说道：“你老爷姓高名天赐，这位是我干儿姓周名日青，偶游此楼，不觉高兴，就吃了你备下酒菜，你又怎么样？你若是知的，走上了叩个头，赔了罪，快快把这狐群狗党退了下去，既不扫了老爷们的兴，我自然用完了多赏几两银子。倘若牙萌半个不字，管教你这班畜生，一个个死在目前，若走了一个，也不算老爷的厉害。”叶庆昌一闻此言，激得无名火三千丈，暴跳如雷，大叫：“快与我拿他下来！”当下各教头，手执军器。蜂拥上前。

圣天子此际手无寸铁，难以迎敌，忙将酒席踢翻，随手举起坐下紫榆宫座椅，望着各人打将过来，力大又势猛，众教头早有一人打倒在地。叶公子见势头来得凶，正欲走时，早被地下酒菜滑跌在地。圣天子飞走上前，双手将他提起。

各人大惊，要救也来不及，只见圣天子说声“去罢”，望着窗外，如抛绣球一般，在三层楼上抛下假山石上。这楼有八九丈高，抛入塘中山石之上，周身骨如碎粉。各人大叫：“不好了，打死公子！”随即有几个家人，飞奔下楼，回府报信。各教头见在楼上不便动手，随即一齐退了下来，把杏花楼前后门户重重围住，恐怕这人走脱。当下圣天子招呼了周日青，从楼上打下来，一层层都是桌椅，将去路拦住，拨一层又是一层，已有三分倦意。打到门口，又早有各打手及教头截住去路。圣天子在楼内拾了一对双刀，周日青也拾了一双铁尺，尽力往外打来，势如猛虎，勇不可挡。无奈人多，虽已打死数十人，仍然拼命拦着，死也不肯退去，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海边关提督叶绍红，正在衙内与各姬妾作乐，忽见有两个家人飞跑回来，跪在地下哭叫道：“不好了！公子在杏花楼被两人从三层楼上提了起来，抛在假山太湖石上，死得脑浆流出，骨如粉碎。”叶绍红一闻此言，登时大叫一声，魂飞魄散，气死交椅之上。左右侍妾慌忙用姜汤救了，半时之久，方才渐渐醒来，放声哭叫：“孩儿死得好苦呀！”随即喝问家人，因甚事情与这两个争斗起来。家人就把上项事情，详细禀知：“现在各打手已经被他伤了数十人，还拼命围着，与他死战，不肯放他走脱。我等众人，一面守着公子尸首，飞跑前来报知老爷，只求快些点兵去协同各人捉他回来，以报公子之仇要紧。如若迟延，定然被他走脱了。”说完只管在地上叩头。叶绍红听了，只气得无名火高千丈，七窍内生烟，即刻拔下令箭，亲自点齐了兵，提标部下五营四哨，马步兵丁，风飞前往杏花楼。不论诸色人等，有能当

场捉获其人者，重重有赏。一面出令，一面飞马前来。早望见杏花楼前，一派喊杀之声。登高一望，只见家将门丁被这两人打得抵当不住，看着要出重围。当下叶绍红喝令马步大小众士，一齐协力上前。见他如此勇猛，难以就擒，暗暗着部下各人，远远将长绳及板凳绊他脚下。

且说圣天子，正在如狼似虎追杀各打手，忽见兵丁越杀越多，就知接应的来了，心中一想，招呼日青打出去罢。只见许多长绳板凳乱绊将来，日青早被绊倒在地。急忙上前救时，自己也被绊跌，心中一急。此乃万民之主，有百神护佑，泥丸宫真龙出现，只见金光万道，雾爪云鳞上冲霄汉，直达灵霄宝殿。这日玉帝开殿，查验下界善恶，查到海边关提督叶绍红，前生本属灵猴修炼千年，合入地仙之队，因与太行山八百年硕鼠有父子尘缘，故令先后转胎下世，望他身到朝党，为国效忠，爱民惜福。不料他二人投入官家，前言悉背，凌虐子民，无恶不作。所犯诸大过，早经虚空过往神祇，日夜伺察，陆续奏闻。是日玉帝查恶之余，拍案大怒，忽据守殿仙官跪称，当天子被叶绊倒，亟须救护，并云奸臣叶氏父子，恶贯满盈，应早收灭等语，饬南天门黄灵官钦此，传饬该处城隍土地诸神，分头遮护。你道城隍是谁？原来曾做太仓州属嘉定县陆稼书者，老爷归真之后，上帝以其生前正直，即饬赴该处城隍之任。到任以来迨将一载，深恨叶氏父子行为，而不忍即行示罚者，犹冀其父子改过自新，以消前愆。今闻煌煌天语，即传同地方土地，带同文武各官神兵二十名，竟奔杏花楼而来。只见叶绍红正在指挥狗党狐群，城隍大怒，即举手向叶心中一指。却说叶绍红正见了打死儿子的仇人，眼中火出之际，忽觉心中大痛，大叫一声，

满地乱滚。那时这手下狐群狗党，见此光景，早将绊天子的绳丢了，赶拢慰问。只见叶绍红口吐鲜血，面色渐白，大叫数声，呕血斗余，一命呜呼，恍如路毙。众人只得设法用软轿抬回署中，所有中军等官与诸将士不明其故，互相惊异。一时哄乱了全城人民，齐来观看、探问。有谓气极而死者，有谓受阴谴而亡者。内有学问深者，谓该父子同日死于非命，以其平日作为，按之定受阴谴，此系恶报。于是皆知天谴，大快人心，一刹时纷纷走散。

却说圣天子绊倒在地，翻身起立，忽见众兵丁交头接耳，丢了绊绳，纷纷走散，不来对敌，忙将干儿子扶起，顺手在地上拾得短刀两把，日青亦拾得铁棍一条，正欲开步动手往外打出去，忽见人渐渐散去，传说叶提督呕血而亡，实深骇异。暗想此等恶人即不遭天谴，定干国法，今虽身死，必使戮尸之律，方快天下人心。正在与日青闲论，一面说话提刀而行，遥见客店中掌柜之严灵跑来，走得满头是汗，气吁吁的说道：“因有人传说，客官在此与园主打架，恐有吃亏之处，故此奔来探听。”天子一见严灵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来得甚好。”即与日青、严灵转入杏花楼帐房内，随手抽取花笺一张，信笔写成一信，封好了口，正欲与严灵说话，忽闻日青道：“孩儿想今叶奸臣虽心痛自毙，然此是朝廷大官，今日之后，定有奸党替他报复，拦阻我们不能脱身，请干爹早定妙策。”天子道：“吾儿放心，管教除尽此害。只要烦严灵，速将此信连夜送入京城，就有天下罪名，都可以消了。”事不宜迟，即唤严灵前来，附耳低言：“速将此信送入京城大学士刘墉，说有圣旨，他自然会接你进去。你把目前情形说知，叫他快来，他自有法儿。你不用害

怕，且大胆前往，不可泄漏，误我大事。”严灵、日青至此始知就是圣驾。严灵连忙跪下，口称死罪。圣天子嘱他不要声扬，立刻前去为妙。当下二人就知当今天子，不觉当时且惊且喜，十分放心。

那日刘墉正在府中静坐，忽见守府家人报说外面来了一个人，说有机密圣旨，不觉大惊。即将严灵请进，排开香案，叩头开读。诏曰：

朕游历江南，驾至海边关庆珍酒馆内杏花楼饮酒，因该关提督叶绍红之子叶庆昌欺朕，被朕打死。其父提兵赶来，虽受天谴，当场呕血而亡，但查得平时作为，实堪痛恨。望刘卿见旨，即命九门提督颜汝霖提兵前来，除将该叶氏父子戮尸外，并着满门抄斩，以伸国法。速速此谕。

刘墉读毕，大惊失色，急忙拜见九门提督，将圣旨与他看了，随即点齐十八名侍卫，御林军三千，飞风般似赶到海边关来叩见天子。随即密传口诏：“着颜汝霖将叶绍红父子戮尸，全家拿下，满门斩首。”行刑之际，合关军民，无不称快。天子又谕：“所遗海边提督篆务，即着山西提督军门姚文升署理，钦此。并着查抄叶绍红家产之后，颜卿即可带同侍卫等回京复命。”说完赏了周洪、严灵，即着回寓，将行李送来，即与大将军分手，带着日青直往江南海青县进发。

一路上天气晴和，山青海碧，鸟语花香。各村户中，鸡犬不惊，人民乐业。天子见此太平景象，十分开怀，晓行夜宿，漫步行来，已到大江边。是日天色已晚，只得投店住宿。次日天明起来，托店家租了一只过江便船，随与周日青携了包裹行囊，下得船来。随见络绎先后搭客、货物也已落

满了载，幸喜船内倒还宽舒。只见船主，手拿一本红签簿子，进入舱内，从头舱客起，次第问捐。舟中所搭的客人，或是银子，或是铜钱，都是现交的，付与船主，嘱其虔诚敬祷，求神庇佑，不知是甚缘故。圣天子见了，好生诧异，随即请教同舟一位老成的人，细问端的，为着什么事情要问各客捐银？作何所用？老客说道：“客官是初入客途，不知风俗，听在下的慢慢说来。离此数里，大江之中有座石山。此石山上，历来有间老魔神庙，这位老魔神，十分显圣。来往官船商船，在此庙经过，都要捐银，备了猪羊酒礼，虔诚到庙致祭，求其庇佑，自然太平无事，安安稳稳渡得江。若不如是，就是风平浪静，将到彼岸，也撒转来，霎时间天昏地暗，狂风大浪，舟沉船覆，性命难保，此是向来规矩。少时间，客官们与老汉等到了庙前，也要一齐上去烧香拜祈一番。现在船家亦问各人随意略捐银钱，买办祭品礼物。”方才开船，一边说着，那船户已经走到面前，圣天子冷笑说道：“你们不用如此破费银钱买祭物，只管放心开船前去。大江中如风浪险阻，老魔神作怪时，我曾遇异人传授灵符神咒，使将起来，不要说这小小老魔神，就是四海龙王，敖家兄弟，也不敢逆我法旨，包管平安无事。”各人听了，齐说：“客官如果没有银子，不妨直说，我等众人共同代你两位多出些便了。这样事情，不是当玩的，不要说你自作自受，心甘情愿，还要带累合船数十口，都有性命之忧。事到临头，就悔之也不及。”当下众人都肯代他出银子，不信他有法术。

圣天子看见众人不肯依从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回手向贴肉汗衫内五宝珍珠钮上，解开活扣，脱下一粒避水珠藏